

江戸繁昌記

三篇

~~B3~~  
1048  
3

逍遙文庫  
文庫6  
1988  
3



地  
天  
12  
8

保五新年新鐫

靜軒居士著 三編

# 江戶繫昌日記

克已塾藏板



戶繫昌記

靜軒居士著

天地間莫事而非命矣莫物而非命矣然而命之於人也有定而不動焉有動而不定焉動者可以進退也不動者分毫不可庶幾也何曰分毫不可庶幾曰上自天子下至庶人生而有分焉是定命也何曰可進退曰天子達庶人正其心誠其意則國治家齊不則不能得然矣是動命也其然矣而天子亦人也庶人亦人也聖亦人也我亦人也然而有貴賤賢愚之分焉天子既已正其心矣然而國且遭變庶人既已誠其意矣然而身且蒙難何也蓋有所因而然矣

2201

其既爲有所因也。以一生論焉。一生論之而不盡也。數世以論焉。數世而不盡也。則遂推一開闔之世而取命焉。然而陰陽之一開闔。世界之一生滅。遂卒歸乎無始無終也。則因之所因。亦卒歸於不可知而止焉。然則命終不可知。耶。蓋聖人而知焉。雖則卒歸於不可知乎。豈以我不可知而疑聖人。知而所爲教者。可乎哉。則我之與人。皆當守其定命。而欲動命使之進以新也。已矣。頃者繁昌記二編成。易米換錢。又支數月之飢。十日之霖。不至遽病。居士喜而不寐。嗚呼。數月之支喜而不寐。是貧人處士一小命分也。爾貪

人數月支糧。富人視之何如也。處士一時戲文大儒視之何如也。雖然命之末如何也。又將營數月之糧。凹硯秃筆。倉卒起草。一夕者擲筆大哭。還拾筆大笑。且笑且哭。終幡然改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平生所學其此而已。哭之亦不知命也。笑之亦不知命也。聖人之道可笑。笑之可哭。哭之則吾哭之。不省今也。吾哭之不畏命也。乃守分焉。安命焉。樂天而記。

## 開帳

神雖崇乎佛。雖尊乎不仰。江戶賽錢阿彌陀。或欠光神之格。不可測。爭舉靈趾。競運妙脚。輻々。奏々。四遠。

爰華未知神福都人耶抑人福佛耶佛某神某先開  
帳者旬日去處所在揭榜文曰某地某靈開帳于某  
境內某月至某月已及期都人歸依逆靈于郊飾錦  
幟綺並作記識連老幼結行排陣不知者以為今  
日有祭事汗雨陸續連袂填途似蟻群訪糠一般徒  
靈之地新葺假宮奉安尊龕莊嚴裝成佳美街德萬  
點供燭衆星閃光千指拈香濃雲凝祥幟竿林列賽  
錢兩拋一箇賣神酒一箇呼靈符一箇何一箇何皆  
叫何由此出何此所有時々唱道靈寶在左左攔曲  
折以次陳寶有人在傍說其緣故揚言曰所奉安置

於此靈杖者此是昔殷湯七年之旱天下井水皆涸  
人民苦渴弘法大師哀之念咒把之在々搦之靈杖  
杖所刺即抽泉如十一拜之惡事災難悉除之大師誓  
願也便使細竿捲上帷帛唱道須近前拜一拜其次  
說起曰昔在神切皇后親征三韓彼告急明乃大明  
天子下詔遣關羽張飛等率數萬兵來援后便令武  
內宿禰迎戰短兵已接我軍危敗后在中軍急麾以  
日蓮上人所書七字妙彌薩魔風忽起神兵降天敵  
軍大敗關張等纔以身脫那時靈旗此是也近前拜  
之次又說靈次且說妙三國傳來狐之尻珠八文四

面狸之輩九唾壺出現蛟龍箱根關西鴉雞水虎尻  
鬼首級一欄內極天下奇觀

歸德依靈負具連中儕輩皆爭供物千位萬置懸彩  
陳華亦爲一壯觀俗謂之奉納物奉納所外那邊觀  
物這邊幻技戲場劇棚鳥啄相撲酒壺茶竈魚鱗相  
連且有梁資曲擣者趁開帳所下店數人一裝紅帕  
抹額叫聲梁資曲擣高評々々一箇操杵一箇手  
一呼一杵一叫一手低昂作態曲節呈响更於代曰  
輪曰輪杵環曰追逐隔曰調謔我奪實彼持虛波停  
手我錯度百杵已熟双手抓之顆々拈珠直向大盤

裏拋焉正是秋果熟時風伯摧林蟄龍沖空春雹碎  
天珠大小千亦一顆萬亦一顆曰盤相距可一文然  
珠落處千也一的萬也一正不看盤外一顆誤迸真  
妙擣真妙手高評高評

南瞻部州大日本國中神々佛々沒大沒小屈靈來  
仰殆無虛月今算其爲魁者嗟峨釋迦成田不動信  
州如來身延上人此等是也今春開帳十九所成田  
不動亦照舊例來深川開帳焉都人賽詣趁星捲潮  
負具奉納賭豪湧山觀物演戲亦從競奇今記其一  
戲衆觀可推

方數十步間葺一大榭四面設戲梁上當中懸一箇  
綵燈罩一部鼓吹鼓鑼動角擲子响響只見帳落現  
出一宇伏魔殿山險林猛白揚扇指示說道箇這擬  
水滸傳第一回洪大尉誤走妖魔摸樣那禍大尉應  
聲睛轉指動火把一炷掘開石碣猛聽刮喇一聲  
黑氣一道從穴裏出擲响機轉殿宇山巖望後倒覆  
只見野天荒涼遠林欲昏一波坐下羸馬一漢跟在  
馬尾速々一箇莊院燈光閃出白叫王教頭私走延  
安府此處是也須近前機輪西壁西箇好漢忿爭賭鬪  
智深舉杖照頭待打史進撚刀迎杖瓦棺廢寺寫出

幽邃撥倒一面白虎節堂玉欄椒壁金碧映射林冲  
擎刀立在簷前白叫木鳴南面開一箇山神廟四天  
一白朔風捲雪管管已斃富安待走林冲拈鎗搦倒  
陸虞候鼓急笛亮雪晴廟碎城郭漸々湧出於地慌  
得觀者魂飛魄散那扈三娘雙手揚劍砍除林箭鐵  
眉縱翠長袖飄紅正是殺氣場中彩霞落空三郎羈  
鼓牡丹驟開破次超段跳出這娘是技人妙思既而  
東帷退則所謂一箇水鄉地名梁山泊者四而高山  
三関雄壯聚義廳上宋江李達等俯仰成態三面通  
變山疊焉水流焉水近而遠山小而大作那方圓八

百餘里，縮圖白叫先客讓後。

明王靈龜以六月朔鎖焉，聞鎖後特乞拜者，一開獻一兩金，然猶乞者爭之一開，一兩一開，一兩一開，一兩一開，信宿中又為一六開帳，嗚呼，雖出明王靈驗，所有然自非這都爭得此閉後之開盛哉！開帳。

一友生來贊予曰：去年初篇記江都一大患，者火也。爾切誠，都人慎火，然今春無火數十年來所未聞見。抑妙矣，豈得非子神文靈筆頓前誠之之所由然歟居士不有歸之明王曰：何也？曰：今者偶憶前番不動。

來都下大火，因以言明王背上分火炎，頗壞名聲，乃今春無火，果知明王保名之力愛民之靈，蓋收其炎，生笑曰：善，既已收之所餘，唯熱宜也。都人趨熱，一兩而々宜哉。

古言蠅附驥尾，千里致行，上依青雲，名聲施世，思今世不唯此而已。神亦然，佛亦然，有客人權現者，附明王尻開帳焉，蓋亦得賽錢云。居士拍手曰：妙々其附尻，稍進攀腰，恐被那火燒危矣。嗟夫，已附尻焉，得生涯為主善哉。稱其客人，居士亦驚其名利，如可求，欲附者久，曷難放屁之患，獨奈天下無驢吁矣。

天神地祇大小祭祀極繁極豐其最者山王神田二神是也此為江都兩大祭事山王六月明神九月間歲行之物色之美人心之狂莫過焉觀者重舍併牀輻自四方與事少年神諫氣顛無論杖者亦從狂顛其揚美耀豪剪錦裂綺金縷洩泥綾羅掃塵爭出工夫競抽新奇然猶江戶人曰滄奉祭事與都人奉祭事也自非兒女輩不甚欲觀焉祭事有日祭服既成人廢業打物四走故往氏族之家遠訪知識之人錦衣不網耀諸路人氣萎脚麻仆而止晝錦數日祭

華黃梁一枕睡味真似夢中事先祭一日家施欄張翠鋪紅錦障銀屏以待觀客至夜分燃紅燭流綠酒看枝狼戾歌吹成海郭內聲妓微聘掃地羅及東山餘妓力不足者皆就所知請處女善謳者且傭拙而好謳男兒輩雜之肆業長歌豐後曲名喧嘩互發中淨琉璃曲名不入時東鄰河東不如西隣餘志古濃曲名都人縱遊皆以此夕傍觀佇聞品竹評絲遇下俚巴人調謔攬之次以惡聲騷人韻士別着眼目指障點屏細品其畫圖取觀焉孰思挾一大展墮於此雜叢裏元信也雪舟也宋畫明筆一巡歷認名流百家之



本日昧爽山車鼓譟以次挽出其數山王四十五兩  
明神則三十六友人某神田祭歌句云棚車三十有  
六輛車上倪儻造得新沐猴戴冠楚王刺野雞棲鼓  
虞庭晨獅子奮迅花作錦海神激怒浪翻銀皎月秋  
深武藏野白鶴春廉鐵倉濱山車外別演雜戲謂之  
附祭曰治臺曰挽物曰泥黎一昇一索各具鼓吹句  
云又見波臣朝天儀魚服鱗裳威巍々金石鐸々幾  
隊樂紅綠眩々數竿旗八大龍王奉珠玉垂髮高冠  
誇淑姿梨園子弟朱階下落梅一闕和琴吹沈香亭

上倚鬪者東巷二嬌某氏兒共舞霓裳羽衣曲小妹  
三郎大姊妃競抽新奇者是也  
殊情貪富異趣人間常例也然使此同之者或  
自之而祭事亦居其一焉少年狂杖者徒亦狂貧人  
顛富人從亦顛然少年易狂杖者猶難貧人易顛富  
人猶難試錘二難杖者猶易富人竟難不難也則不  
富所以難也乃少年貪者易狂或至賣子鬻妻富翁  
則泰山不動矣曰世間貪愚惡知富人心謂馬謂牛  
亦可勿使一錢費於祭事然兒孫欲與事也使慈母  
請之而泰山不動翁頓聾矣親戚謁之不聽伴頭諫

不聽家人僉諷兒輩咸懟不聽焉不聽焉既而祭  
事有日鼓聲殷々人氣漸諫錦繡往來觸眼衡心泰  
山不得弗少動矣自誠曰勿求氣又觸又衡不得弗  
復動猛省曰勿求心秉燭步筭然猶殷々不絕於日  
錦繡妍々心目翁意動難制泰山將崩伴頭埋首多時忽擲  
珠盤投鍵袋而起遠召伴頭突然誓曰所不許者有  
如水道水道伴頭錯愕不知所答翁曰祭事爾先不許  
者吾有所思也今決矣使小厠急走大丸帛舖吾且思  
之遂起之寢家人喜可知矣翁不睡運思於帷幄中  
定事于千載上自以為新恩妙案麵街紙象天公伎藝坐待且命伴

頭錯愕家人失笑皆謂已之愈為老婆諫焉弗肯伴  
頭論焉弗肯於是乎家人斟酌潤色之而事定書曰  
我其幾出在吾家老翁之謂乎

祭事常例家炊赤飯乃糯米一時傾萬斯倉炊烟一  
朝熱千斯竈此猶細事不足言也酒滔天燭集天人  
之狂譟反覆天地則一戶數日浮費可推知矣且有  
費中之費無用之用者欄于是也疊樽是也祭前一  
日工來施闌一欄值數銀且追祭人過踐跡毀之奪  
欄材去是亦常例空樽數百疊積出山綴以燈籠以  
作京觀是亦古例其他常例不遑例舉

俠客

技斂擊柱，兵革餘風，勢然矣。元和一統以後，世尚慣，武士氣慄悍，試斂於人，乃游俠者流，藉々駢出于其間。雖不無古人所謂以武犯禁者，然其膽大氣高，輕財賭命，一諾千金，挫強援弱，韋馱天披，革半掛騎，着鬼影馬來，肚裏決不少憐，凜々赫々垂名，裨史收跡，戲場者比々有焉。而幡隨氏為之，巨擘其他，滅金喜右工門，夢市郎兵衛寺西關心鐘，彌左衛門等，所為益亦有足多者。丹波大夫操鐵拍，蘇妓女錦木拋翠被，踏白又當日，光景可想，可奮矣。居士嘗謂，倡優三

外，緒顏突鬢披素幘，踏長袴，大唱扮武，砍飛數首於一刀揮下，此為家藝，是蓋古人眼中之觀之存于今者也。前日俠客之盛，兄弟結黨，大小締社，乃作神祇，唐大鐵棒，鶴鴿等，號雁陣魚貫，衡行賣俠，因或士人好事，亦往々為之轉柳抹花，弄武惹爭於戲。刑政之嚴，仁德之薰，俠客殄戮，衡行滅跡，清世之今，存餘風者，土著丁男是也。恒言江戶人，江戶人因飲冰道水，膽大矣。死生之際，頑節難奪，爭鬪中守似義之轍，意豪氣傑，有進無退。古人言忠義之降，激而為氣節，氣節之弊，流而為客氣。然比彼儒生，其志寥寥。

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儒者之行  
貪財賣爵假虎使狸愧天愧地人羞自羞輩猶似者  
萬々嗟夫易流乎懦者治世之弊今儒人自非飲水  
道水洗濯其腹少尚節義挾古豪風安見為維持世  
教之物也可勝嘆哉

工丁魚男諸上著人中火丁最客氣都人字之曰高  
者梁冀鳶有蓋名其張肩賣威之狀耳其人皆養舌  
而言累踵而坐常不放手帕或委肩端或安頭上若  
提若佩使之不須吏去驅者與士流上爾不放小刀  
一同格式其數若干名以國字四十八別識分部中

除ハヒラニ字易百千萬三字按國音七火通蓋忌  
之也ハ音同此蓋避之也都俗謂陽物曰云忌蓋在  
此歟部次自一至十而中欠四七數予未詳何故俟  
大儒先生穿鑿

江戸人抗氣軋威一句違言萬犬湧怒七何氏七藏者叱  
曰何這潑皮ハ全郎戟手曰何々々業畜舐屎並早  
脱或着赤條々相迎眉縱皆裂渾身青龍爪攫鱗突  
ハ早引一棒幌一幌照頂門打將來七閃過急抽溝  
板架住棒連一運望他脛打倒去ハ亦一閃跳過表  
々往々板棒纏處忽見一人抛戸板壓纏兩脚踏上

鎮得不動手，毫氣急，喝道：「歇！歇！看我面目，且聽吾一  
句。」兩箇焦燥，怒氣爲龍，如何挾耳，遂把空拳相搏，腦  
裂臉破，散髮淋漓，鮮血滴踵，人々叫苦，尸々鎖難，屋  
上觀者，只見七友八朋，狂顛走難，遮七攔八，皆叫「止」  
止，止抱住，兩怒東西割拳，然彼此奮怒，眼亦盲，倒使  
妄拳，左右亂打，得左怒右怒，怒々相觸，更起一大  
爭鬪，孰早報急，東西來，援一邊三頭，一邊六臂，左拌  
右扭，人捧又板，又及又鉤，兩點々霰集々，混鬪一場，  
驚天開地，弱者仆起不得，強亦骨軟，氣索，既而好漢  
特來，父老始出，分拌開，捉扶仆，勸軟，都俗呼「勸解者」。

謂之中人，以其人于彼此間爲之方便也。中人容喙，  
遂使彼此洗怒，渝仇，化好，期日月暗雨不拘，借酒樓爲好會  
所。請方君于責于筵席間，七八東西，函丈坐下，儼然如昭穆  
位，昭從，穆從，穆神田龍，新塲虎，淺草熊，本所豹。諸先  
席揮衣禪好潔，手帕御側，賀金拜好，疊踵而坐。某若干  
兩某若干，銖一々連書，張懸壁上，中人中，個有名，  
好漢，當中進出，東西揖客，乃說：「兩箇今番，執爭，東如  
此，西如此，而若走若，是則雙方毫無優劣，乃今看我  
們中人，面並指前，怒結好，爲兄弟，請列位亦不留遺  
恨，遂舉兩盃，令更獻酬，爾時虎捏爪，熊張膽，脫有隻

言煩耳一舉橫眼虎嘯龍驚壞好尋仇呼風喚雲以  
故鬻酬開風止濤貼與千人會刺第一牌時候一般  
也似乃彼此穩當則列位好漢咸曰唯々中人便請  
為舉王手拍手信命曰諾萬掌一拍響崩山岳鼓掌九  
點為法前一番六點並緩連鼓後一番三點皆急跳  
一點以闌之自此而後東西破席獻酬交錯又杯又  
盤又羹又膾酒兩點肉叢集一邊三頭一邊六臂公  
歌右舞虎嘯龍躍轟飲大場又驚開天地來  
或一人被控歸其夥便千百一心荷鈎提斧捲潮來  
敲粉碎仇家去使人想見四十義士夜討吉良氏之

昔義士則以畏朝故為之於夜丁輩如何辨晝夜  
白日弄兵暴殄天物暴亦莫暴焉殄亦莫殄焉折天  
柱碎地軸今大理寺禁令殊嚴此風漸漸  
為酒釀爭為錢鑄闖酒肆尋緣屠戶買事拳也讓打  
捧也讓打以輸為贏只望背紫頂紅此亦一種爭鬪  
也一沸拳場早把身偃地把背朝天昏暈一死息甦  
事就小則酒肉償傷大則藥料償死十字街內日  
數次一邊三頭一邊六臂左叫右喚雲聚雲散不至  
開天  
至如火丁一大爭鬪此條好會其費或算千金因或

講和之後不期日月須有火役一大街上兩陣相遇  
中人外間往來傳命彼此相諾而陣中耆老一名抽  
瓦進出應接拜和遂一齊拍手而退聞近日書畫會  
亦多念爭予未知其脩好會上獻酬幾觴拍手幾鼓  
中人何如處分之候書畫會先生考證

外宅

都俗諺曰二女生涯一生安活看那橫坊新首  
外宅並軒閑居耀妍所謂曲眉豐頰清聲便體飄輕  
裾長袖者比夕是也綺疏戶內湘簾半捲金屏數  
種長七培碧壁間掛畫一幅側鈎下雙三線

都俗謂子  
名新道  
抽線

壁下安置大桶爐鐵瓶滾湯鍋貝副之烟筒一縱

草匣一橫匣殊小筒殊長傍有香枕照枕安一箇按

鏡臺龍甲首飾數枚堆光紅脂盞金粉盒併鬼兒脚

近日女人以卷  
脚換眉側色々排香盞娘子晏起朝粧不坐業也金屏

風上半衣披布連袖掛下粉氣抹香春寒耐遮一戶

內一嫗一婢連一牝狸奴一家四口純陰用事陰中這

等外宅蓋屬中位如上位則柴門深鎖板牆高掩夫子

也牆邊竹種數竿庭砌苔上數點松陰暗處建一石

燈籠方丈茶寮金爐燒麝古銅錐內清湯沸笙膽瓶

揷春博山高州木理緻密光澤鑑人鐵色奇古碧羸

可愛往來有貨高談笑有幫間可以歌河東閭春本  
樓上扁春如海三字幌掛翠枕括錦窠子晝寢莫人  
誅之久矣吾衰不復夢本妻真是枯揚生花虛雪  
海老當益壯不使少年樂之可裁外築如此一月養錢  
百貫不啻是非此繁昌地焉能築得太平之澤春如  
海兵聞近日外築之盛不但素封豪賈鋪丁額猶青  
能築養焉况乎往來伴頭乃至下等不能別築徑就  
其家養焉用樓當宅地尊天賦乾坤欲弄妾擬妓或一女遇  
五男勿用輪流課日考之字書黜字即是慧彼小星  
五在東人直輪當夕而往自以為快酌三五飽專

宵便拋碎銀子命酒令肉酒肉未至間相與食樓  
欄而欵指天而誓願世々為夫婦忽聽雨滴來低々  
叩扉妾提耳蹙頰嘆口氣鼓舌日壞矣那話未那  
話來君請須臾避那話醜則醜却箇千金子弟欲奪  
先與欲有賣此倍話為避為匿急把某推納後邊燈樹  
之門象妙某不得已而潛焉妾迎客上先所命酒肉亦適至  
乃疊手累膝軟語温存雜以戲謔一盃互叩一齋同  
嘗指天而誓願世々為夫婦某在閣中屏息聽之氣  
惡腹急摸來摸去要索寸容光常無欲可見其微有物觸手谷  
急縮早被物伸臂扯住某吃一驚猶能忍聲物使低



言<sub>密</sub>之休怪我也我也其定氣聽之聲氣甚熟旋鑽  
戶隙引燭何意現出一親友相視失笑遂相俱窺焉  
何圖外客亦親友中一人耳客何省其被窺酒酣情  
流你挨我擠漸入佳境猛聽得後邊樹戶呀的一聲  
有物喝出客錯愕幾暈妾失術逃

次夜有客命酒命肉一碗清醪我一呷汝一呷一鼎  
香羹我一筋汝一筋我歌汝和我捻汝咬我々喜々  
汝々歡々情濃更闌忽聽人敲戶慙羹吹膽妾爲熟  
睡不知外面高敲低叩大叫開々々正是月餅舖急  
鼓庖刀混堂戶曉罵伴頭妾惶急下措迎之則不是

外人家翁醉歸也嫗亦愕醒子母相與慰之而翁源  
醉怒氣發越罵妻詈子拋碗碎擁厲聲曰汝等畜生  
決耳聽更猶淺非丙丁云不俟乃翁還安閑上尊熟  
睡如此鄰失火亦不覺嫗謝曰吾過爾吾過爾觀過且  
密之更深人定娘使手指天天予低々言官在官來  
翁深醉如何上耳叱曰我以吾脚歸我家我用吾手  
敲我戶我物吾毀我理吾說誰道半句不字極轉怒  
睛着時觀窺前擗倒盤橫翁越怒喝曰畜生汝偷乃  
翁不在掠乃翁錢醉飽取樂安閑涉日是何所爲子  
母墨々只使手指天上天之載無聲臭翁如何上眼曰是何所爲

我每日疲困，播木為脚，孜孜走業。汝安閑早寢，晏起。  
翁每日疲女每多疲未知孰苦女曰：爺大醉請就寢，曰：何々我不飲，何因致醉。嗽々一夕，又罵又詈，客不堪，悄悄下梯，絕抽身去。

天趣矣畜臣妾吉

買妾者至合山家，王婆延客樓上，先喫一盃，須臾而忽引上一處子，年紀纔可一十四五，早梅香動春信始通，羅浮未試，入趙郎夢，翠袖遮羞，滿面潮紅，却是似蓮花欲發，未發時，誰占周氏之愛，梅花不謝，白花交競，桃李面紅，則紅姿容，或鄙柳枝，腰細則細，雙眉甚短，牡丹富麗，中蓋不惠，海棠極艷，但惜無香，聞得

妙香，暗飄又送上一阿娘，柔姿嬰娜，眼涼頸拔，并許始過蛾眉，早刺刺痕，一雙生藍，欲流正是青山春晚，子規叫雨，貼坐談席，平氣吞客，堆笑勸盃，賣媚進膝，一今嬌養三分未盡，是促而下次上，一處子眉秀神清，舉止端正，耻而不憚，幽閑寡言，靜芳占秋，比之花中君子，蓋一孝處女為親，嚙身一婦，代出年始四十，脂粉粧春，額生秋波，真是曉霜染出，楓一樹秋殘，猶餘數日，紅婆細々說曰：梅則縛二月，養金五兩，菊則四兩，桃三兩，二客乃就美論，值婆言一錢難減，婆擢賤勸舉，客辭曰：不上，思矣一議一勸，事竟不成，客言

近日再擇投酒錢而出，婆急射影撒鹽，曰叱，兵半日費，閑此是無錢揮毫妙方得於西源子言。

永代橋

居士嘗倚着橋欄南望，指點大嶋隱約，若有若無，總山房嶺削青抹翠，海天一色，水路萬里，風帆明滅於遙靄中，可謂壯望也。漕千石，運萬石，天下巨舶皆面橋而碇，焉危樁作林，鱗蓬如山，偶聞脚下管絃湧起，攀欄俯水，看時一箇屋船，青簾捲波，錦纜繫風，小堅當爐飾酒，篙師解職，吹烟其聲清朗，知其入外秀中，惠其舟，躁熱知其客，身貴財富，隔一橋脚，輕舟橫流。

一僧一醫相對爭碁，了童掌茶，吹火當爐，一人支頤，運思，蓋寒儒探詩也。又問一柝兒女，喧嘩香餌，亂拋，忽見竿頭引上一鱧魚，吃驚叫苦，連竿放去，望後倒，蓋錯為蛇也。覆壺酒流，傾瓶茶迸，碗跳，叙走離橋，避舟一葉，漾中流，簾箔長垂，間若無人，黃頭坐下，葉屋假呆仰天，風無兵波，無兵看那舟，漸搖動來，忽見大石良雄，拉數箇幫間，自下流泝過，倏見伴頭手代商家通判，直走臣船乞觀，因借一席排酒，殺于橋下，且歌且舞，興飛魂逝，一釣舟自上游還，揖一叟坐中間，左右數

輔相曰伴頭受其制者蓋其代

驅一隻猪牙，由橋下攢出，又見載妓一舫

人叔竿理籃叟旋抽手甲整雨衣便々談曰不省乎  
新地繁昌聞往時那邊皆沙皆芦朝晚唯聞波濤之  
聲桑海之變太平之運濤聲爲嘔哇蘆沙爲亭榭聞  
之妓館中有五明木觀等幾箇名樓酷劇酷盛且深  
川本所今又別爲一繁昌域者又予頃讀繁昌記既  
至三篇末記其所蓋不遑記及也叟顧曰不省乎  
那千百父船可謂天下第一港房之鋸山相之浦港  
相對作門其間相距纔三里一槽口以叔四海之潮  
實天造地設自然要害且富津暗礁樹劍設窅錐土  
人避慣聞或見吸且武江漸沙以往巨船不候潮待

風則不能直近岸乃萬或外寇入門譬鼠走袋千  
艘來麤之萬艘至殲焉然兵家或言武江無要害僅  
有賊船突入手無所措植屏置炮宜備不虞可笑哉  
予嘗論火器與舟具異邦所長而短兵陸戰我勝之  
以短較長非策也被脫上岸魚腴沙也予亦擒之萬  
亦誠之昔者北條氏鏖元賊短兵克之是證是證明  
鳴謙禦我策曰云々若縱之登岸則難制矣我長陸  
戰異方所畏是亦證々居士拘手曰善適過橋吏打  
捧至呵曰狂人速去不許住脚遂走橋頭聽賣卜者

昭代右文之數書肆日盛著作歲新稱老舖者五十  
 為額子肆孫店算百算十且有畫草紙舖者亦五十  
 為額中分新古各居其半合稱三部又讀本肆十六  
 借本戶八百此其大略至其子其孫不易算數云  
 正面唐本向壁雜本整齊位置積疊先生某某等  
 所著書目括帖翻風翻肆頭安置一箇糊造招子  
 舖主坐欄內對簿而監焉千履萬履客來客去伴頭  
 磕頭左若右唯小猴坐起不暇偷睜一士人至上肆  
 坐下亭主伴頭接風唱喏士曰近日有何奇本伴曰

有々々早抽出數本奉安他面前上略閱曰此既矣  
 此未也中擇一帙定價而起伴頭納頭謝曰每度蒙  
 顧多荷々々明日早々奉送忽見一儒先生站立肆  
 頭叫曰某書有乎伴長揖曰無々々曰某何如曰無  
 々々小猴吻動伴閃使眼曰無々々有若魚貫先生遂去  
君子可欺伴誠猴曰若過波而不反焉能為有猴笑曰二三  
 子以我為隱乎伴西曰直在於其中  
 一醫生至懷抱取出數冊曰是日前所買不佞驟歸  
 省且還之伴曰唯々翻簿照之曰是々引珠盤算了  
 曰原價四銖今除之三分現金三銖有奇奉還請收

生色驚曰吁其是係數日前事纔閱數行裝未折紙  
未毛除三分不亦已甚乎且聞原價除一書賈常格  
何會何貪伴曰除二分者舊本之例箇這新本新古  
自別且不管他何如本舖以此為格如不滿尊意請  
謝請謝生少帶怒曰格則可然但奈人情請二之十  
請百謝伴執格不變生卒服格收銀而出

一個上人紫衣活佛意氣昂然唯我獨尊問訊曰唐詩選  
有與伴倒拜曰有々掌故箋注集注解頤並有何在  
上人尋思久之曰不及彼此相煩國字解便佳且名  
目要詳解何如伴曰若未聞曰且出心經一卷曰大

小何如曰不及相煩國字傍注亦足一々值定侍者  
從傍算清遂令蒼頭紫袂包之而去一儉檢點鬼冊  
而在突然問曰但徠先生猶在耶伴忍笑曰近年益  
沒曰當今誰為大儒小猴低聲帶笑曰魚々々  
極木報成戶鑰人定書庫內群籍忽為人言嘆曰嗚  
呼吾古書兄弟如何噫與兄等偕寓斯倉而後不觀  
天日已數十年此庫無而後鬱悶如何哉不唯為蠹魚  
毀身體而後蜘蛛見侮而後黠鼠被欺千恨月深而  
萬感歲深而兄弟出身雖或遇顧者而其值比前日  
不啻減三倍噫欲不嘆而得乎而彼何人哉考證矣

鑿魚用書小說俗語假雜本而而他倒為世所珍  
箇挾聲曰真嘆々々然其珍之奉此者則未必讀也  
則所謂四庫簡名學者耳則位置齊整積之坐右以  
粧其書房則珍之非真珍之也則那新書輩是天日  
則見但陪考證先生侍矜色儒者則薰其俗德矣其  
俗才則其薰其炙孰與我悶則々々又聽一人長歎  
短嗟曰吁汝聽我說吾身上比君等遺恨更如何哉  
僕原表某氏珍藏世間罕有故先主人某所為一本  
也須拜且撮英注標故且抽華錄傍故細故密銀朱  
故點鈔粉故措實非一日夕所能為也故印之笥之

故撫之反之常在其側受知受顧何思先主捐館嗣  
子不肖歿繼飲博無幾破產白骨未冷手澤猶新早  
已黜吾兄弟是故東三丈使吾輩受辱紙屑南手  
是故今又轉賣來此是故與君等古書同斯感慨是  
故々々追想當初不得不慘然淚下一人從傍臨示  
笑曰其々早找淚滴手澤哩嗚呼噫嘻如我梵書新  
也不行古也不行如是我聞一切經世間一切沒讀  
者決定經決不誦大果經果廢真寶藏經唯寶之空  
飽蠹魚耳甚者錢之併經為虛空維識人間孰能識  
大智度經雖有奈此愚僧佛典之廢斯謂之古今未

曾有經乎般若法華亦唯爲糊口誦梵書價賤如土  
砂書肆平等全魚利益嗚呼三千諸佛五百羅漢孰  
不天哭地泣末法々々南無阿彌陀佛一人嘻々笑  
曰坐片窺天居庫測世何見之隘何意之蹙大都如  
此繁昌人物如此茂盛安知不于林于市戩影潛形  
者好讀古書好誦梵典而古書今日山賣梵典昨日  
川賣也且人間出處何物不係時之運命之流行  
舍穢樂天而已今世魚用書多則多然隨出隨滅泡  
水也似浮雲也似且那萬世不磨者畢竟不在文字  
間雖魚吾書亦可何況論其行不行且更無用書行

可以推太平間暇可以見繁昌殷富看他繁昌記諧  
謔佞褻大方可唾物然彼一出洛陽紙貴不啻三倍  
不亦奇乎顧夫普世間大方君子孰肯讀之大雅文  
人孰肯讀之無丁字者固不讀也少識字者讀亦難  
解屈指箚之雖有讀者猶寡然而猶有讀者非茲都  
也不得大方既已不讀也大雅既已不讀也果知讀  
者愚極愚世傳或請一畫師罔愚人畫師乃攬筆寫  
一釣者曰不是愚歟或曰善矣且更寫愚師即就其  
傍圖空手羨魚人惡々非爲之者釣者而讀之者羨  
魚乎今茲不登富人亦咸吸跼爲天下儉也然作者



不憚無益，文字災有益，梓罪莫大焉。愚莫甚焉。然而  
聖主不加誅，宰臣不見斥，天從鳥翔，海縱魚跳。江戶  
所以為江戶是也。夫食一兩四斗，粟流一冊一銖，費  
雖天下罪人哉。食百錢六合米於作者也，猶不得不  
之為為之充饑安知非亦人義惠作者將為真愚耶  
將不為真愚耶。一人中之曰止々々惡々々何言反覆  
抑揚魚頭魚尾惡是何言。子似為作者回護弄世間  
又似焉。口給屢憎於人戒之哉。曰子豈好辯哉。不得  
已也。

有曝書賈鬧街下肆，曝新曝舊，攤雅攤俗，大學委塵  
中庸繙風年代記，春畫本，字書墨帖，枕藉雜陳，一箇  
醉客佇立塞肆，又翻又翻，仰面指一本曰：亭主呵，穿  
彼鑿此極，考極證不畏公，不自量言，鄭注不穩，朱注  
可刪，道義不論字句，徒鑿大言壯語，吐奇驚愚，此等  
書是也。亭主呵，何陳這等書，何鬻這樣冊，舖主哂曰：  
高買易擇，卿無理，即理請且去。客曰：亭主呵，亭主呵，  
此墨本不是，今人筆迹，歟何以墨之，何以帖之，唐宋  
名家墨迹不為不多，何更把這樣摸米擬董俗筆墨  
之帖之，亭主呵，為之者何厚顏賣之，何愚買之，何愚  
主人々々自今藏之，勿曝辱休，曝愚主色少，變猶

晒曰理也々々我商買君且去客又取一本讀過數  
紙問曰亭主此本作者汝識乎主引頸目表題曰語  
學語書聞其先生去年自上方來未詳其人何如客  
曰宜哉其審音韻上方役者率是曰非役者也俗字體  
語役者  
儒者爾曰今稱儒者亦與役者不甚異何咎曰且去  
客纔欲行却顧曰那大學值幾何曰七十二錢曰這  
春本曰八銖銀曰亭主呵箇這修身治國千劫不磨  
萬世不刊之書那這弄風弄月牽滄亂倫之具然那  
值甚低這則甚貴曰理則然矣然亦寒房釀春愁帳  
潮笑把此展之孰不眉伸眼明男女若人之大欲此

亦世間不可欠物且下之獻上常苦無物金帛他所  
有珍奇他所有因或用之爲人事客叱曰亭主妄言  
非礼勿見非礼勿聽且公侯貴人治國爲急何遑喜  
覽這等物主曰且聞上臨戰展之以出戰輒有利是  
所以藏之甲冑曰妄々此事出向書此語載何典古  
人無言之後來何物登徒作此妄說妄々呵主人大  
學如彼甚賤不是侮聖乎春本如此劇貴不是誨淫  
乎亭主若天下罪人白日曝之高價射利大亂人倫  
極壞風俗若罪人若罪人遂把數本擲地紅紊金翻  
正是鴛鴦夢鷺鳳鸞倒翔主忍不住火發心頭喝曰

潑醉畜生若何仇妨我衣食早走一拳打客一打四  
隣捉出遮欄勸解扶客拽去客叫聲來々々跌過欲  
倒聞他喉裏咯々看地便吐衆皆捻鼻逃早見一犬  
來掉尾搖耳乾々舐盡客纜攀步又跌犬尾犬驚吼  
客顧曰叱畜生天下罪人

愛宕

江城之南突元有山曰愛宕深樹繞腰閑雲出口石  
級二道峻者曰男坂迂者曰女坂並自東上男則半  
身以上上鐮援攀峻直可知東面茶店數椽架峰起  
昔遠望豁達使人魂飛邸舍迤邐坊巷條達盡萃于

月下樛枿也似田疇也似朱門白壁某峙相連高樓  
臺榭稍穗爭秀玩景倚闌者並頭累手有窺遠鏡者  
曰北方之山近而黑者忍岡也遠而翠者築波也前  
後二道白而明者利根隅田二水也聳者鴻臺也平  
者葛西也瓦鱗長翠東西瓦峙本願寺屋頭也竿頭  
飄紅魚數星散懸脂鋪招旆也棟隆則五百羅漢拳  
螺堂梁脩則射場三十三間堂那邊爲羣盤舞果知  
其下有鱧鱺店這方火樓人面顧盼想望火而國橋  
西聽滑稽人前偷從後視外套其々危矣大息曰  
脫矣京橋街頭孰遺錢一索莫人認者好々我拾之

言未既，拍髀曰：「可惜！兵早被人掠。」  
數箇藩士脊景酌酒，蓋係挑茶婢。人間所婢向一人曰：「側聞頃者，主獲梅林。」楊多肆名，梅林者多。昨日，孤山今日，桃源。那話兒，觀楓海晏寺，何等樂事可羨！曰：「錯！兵係是遊朋某事，僕不得已為伴，勿怪。」  
娘如有意為前驅，兼鶴道而目黑遠，而大帥河原茅從，意所在，娘見肯先奉一盃，普之一箇手，遠鏡顧指似曰：「休々看那增本樓上，妓館在寺日，亦不遠汝狎妓立欄，招汝哩，婢獻笑曰：「可畏，恐被他詛。」  
一騷客避喧，就閑臨風突，茶吟壁間留題曰：「相州之海，州山萬里，山水一望間，山色罩烟淡，如畫水光。」

收風平似剛，天下舟楫真粟粒，粒々破烟入江灣，笑曰：「好矣！自今米賤，惡詩不堪讀畢。」  
山麓出增上寺間，曝高連棚，接席懸衣，着攤貨物，買團子，饜甘醴，西折至切通，方言，鑿道，切通，口切通繁雜殊劇，鼓喧吹，詳小戲場，善願人說史，滑稽揆道，售技貨，賈菜高百兩，爭席鬻物，正面向南，向橫銀鏤小劍，黃金燭臺，西方東向，居描金香盒，珊瑚瀝口，東方西向，置文木火桶，蒼古鐵瓶，革州袋數佩，象墜子，錢穎數本，春画數枚，盤針，占色茶器，新製酒具，細玩色々，在「前」而提燈，提燈，提燈盤，鋸子，算盤，大小相鄰，在「隅」博多之帶，鼈甲之櫛，不裳。

頭巾又陳又排望之精良近之濫惡偽製贗作又冬  
又曝

一人巾呼藥前面展一幅紙繚欄區域圖鼠行狀或  
食稟粟或屠庖肉上燈缸嚙書裝御字走餘蔬遨側  
尸乾鼠數頭牌面書銀山鼠毒

一人練藥叫曰早接々々把磁器破錐碎之即葉合  
之未乾故鼓故擲更揚錐敲之錐或碎合則堅

粗梨橘柚追時堆菓大々小小聚類分群十顆一價  
幾錢何文揄火奴表記之甚賤曰一山四文數夥環  
焉把柿筋之我五汝六射其枝數中者啜之輸者償

錢

一鍋內數串貫芋貫豆腐種々蘸馬鍋沸烟馨一串

貫四文此行從人揮食此曰四文屋

孤虛王相五行生克輪圖推日照徃察來詩已百兩

牌日推占知是謂之見德好色未見一封紙上書曰

今日一點所指無謬

切通之東增上寺門前有馬場挑花連錢泥驢星

泊樂執轡待客只見一人鼓鑼一走姦紅星恰飛

往田中繩周旋中規鈞百而反文亦弗過也觀者喝

采一人跨鞍馬騎不行莖草弗動伯樂強紉策瓦策

得塵揚忽見人倒キレタマ畢九朝天馬則快走觀者亦喝采  
開笑

過場循寺南坊入巷珠簾响風玉几耀日雲母屏風  
籠月玻璃彩籠綴星葡萄繫紫千年運菽碧風佩銷  
々扁鏡炯々銀流水碎或疑遊水晶宮真上崑崙山  
障內珠毛燭額面玉西施眉目明徹精神射八正是  
江地遊世王母降天キ金剛石假水晶唐物百色煌々  
銜光

瓷瓶連懸作幕陶碗積キ作壁花樣盤花可餐碧紋  
盆碧可掬酒壺花瓢水壺火插環々馬瑰々馬キ手代

坐中間執紙掃接客近世磁器之極造庭燈籠製小  
便桶キ一キ倉父キ站觀キ一箇指桶曰花瓶如許長大蓋侯  
家之物キ一箇牧之キ低聲曰キ心密赤キ搜桶耳

紙糊キ七偶施粉墨衣錦綺キ裸羅娘並坐キ細妓女連立  
力士張臂達摩面壁虎頭掉風獅子戲花キ丹鶴舞玄  
龜潛束キ笛累鼓キ廉剪キ春祭織秋鬼面擗孤面キ妖迎製  
俳優面貝隆鼻者キ錦外也キ紫キ素キ巨眼者キ三升也キ杜若  
者キ鼻キ憤キ杜預キ日憤キ齒上キ梅幸者キ尾上キ第五キ銳キ巨眼乎キ銳乎キ使中老  
尾上死

乃精摺妙錦畫之製舍江戶外無有俳優小照花鳥

寫真武者繪勝景圖又張又懸草紙本者近世殊精  
良措紅指紫消金消銀正是織女雲錦工猶淺蘊氏  
金文針未巧

金鐵鋪紙措店菓肆履行爭軒占居此所巷窄繁昌  
殊見從此神明已詳于二編

寄都俗謂招張謂之寄

鳴太平鼓繁昌手技也落語也影紙平演史平口百  
眼曰八人藝于晝平夜交代售技以七日建限盡限  
客歸不減又延日申引期大概一坊一所用樓開場  
其家擔角懸籠招子書曰其々出席某日至某日夜

分上ス火肆端置一錢匣匣上堆鹽三堆一大漢在側  
叫聲請來請來夜娼呼客聲律甚似面匣壁間連懸  
履屐繫小牌為識牌錢別課四文乃無錢至者親懷  
履上俗語名此曹謂之油蟲

一樓數楹當輿設座方一筵高若于尺隅置火桶茶  
瓶膏湯夜則兩方設燭客爭席占地一席則數月寓  
都村客一席則今年參藩士類五六交頸七八接臂  
新道外妾代地隱居伴頭乎手代乎男女雜居老少  
同位

落語家一人上納頭拜客篋舖剃出儒門誕生謂之

前座旋嘗湯滑舌本帕以拭喙折帕大如拭一拭左右剪  
燭咳一咳縱橫說起手必弄扇子忽笑忽泣或歌或  
醉使手使目踣膝扭腰女樣成態儉語為鄙假聲寫  
倡虎怪形鬼莫世態不極莫人情不盡落語處使人  
絕倒不堪捧腹剝出始下此為一齣名此時日中人  
於是乎忍便者如廁食烟者呼火渴者令茶飢者命  
菓技人乃懸物賣圍圍數百本初連數枝值十數錢  
賣了一編餘枝猶茂因低值募之已低未踈更低請  
斧數十枝四五文斷根而始剪原圍三枝僅世照葉  
獻代早見先生上座親方是也三尺喙長辯驚四筵

今笑妙於向笑後泣妙於前泣親方之醉剝出何及  
人情穿鑿世態考證弟了固不若焉也  
紙幃一面淡墨魚物俯仰鼓鳴乍生數綠松一人從  
上戴帽披襖右手揮鈴左手開扇了々明々寫出分  
明左顧右旋博眼動眉應笛揚鈴合鼓翻扇舞々廻  
々真是影人有魂舞闌矣一閃晦迹次寫衆卉或梅  
或菊又牡丹芙蓉碧花柳瓣紫紫看破青楓改影  
霜葉漸紅破時改覲觀者眼收神奪一叫妙聽得  
祭禮曲鼓諒處双靈柱涌一殿宇湧紅白豎熾小  
張燈賽人徘徊拋錢祈福玩而鼓聲漸歇人影頓散



夜益深矣。遠々聞得叱咤避人聲。狐群掛行。徐々進步。荷蒲席。而炬火擔木持竿。俗談所謂狐之婚禮是也。纔出。以杜狐皆化爲人。席變挾宮火。變提燈竿。化鎗木。化輿。奇々怪々。變妙機神。燈滅狐熾。却以照出。那羽生村累女。幽鬼爲崇之圖。靈牌前佛燈暗。香烟細別懸下。大蘭盆燈。那與右衛門者。敲鉢念佛。只見幽鬼自燈籠內現出。遂滅。還現。漸小。漸大。嬰々訴怨。須臾漸滅。乍見一團微暈。葆光不洩。曬月光輝。敲卵欲破。漸凝。漸明。眉目一一遂作一人。鬼首鮮而嘆。怒眼裂。點出高僧袂。天合掌念經。喝揮數珠。怒火

即消。以見紫雲變。金佛來迎。蓮花臺上。怨魂成佛。妙光四散。天花繽紛。屏障內。以技人在焉。唱歌一曲。忽聲出。小猴須臾問答。紛然謔話。遙々聞得。足音在外。推門聲。推戶聲。一叟至。警咳上坐。主客應接。寒暖畢。主道爺近日何潤。叟道苦事可談。主道可何高。叟道日前處女奔我言。與爲人妻。寧爲翁妾。可知老妾生角。誰報又早。被那妓簡責。困了數日。昨始靖難。所以今日纔外出。猴道豈夢乎。主笑。叟音猴聲。又挑又謔。主道謔一謳。宜洗餘困。叟道則隹。主乃高聲連呼。權助。

權助遙諾，叫聲隨即至，身猶未起，主又連聲催，始聞足音大，而緩大聲道：何用上道？同詭和，汝亦佐之。權道：曷不佐僕素善歌，又問足音送向，又聲出一婆，婆問吾翁在乎，猴道在，主唱若道，爺尚陽勞，姐今日在，斯不復掛念，今日偕歌，請姐亦和三線調，二羽二宮，絃善爲，絃聲爺唱，婆和猴賡，權吼權音大濁，猴聲高，清叟急音如扼喉，婆舌音健而洩，互歌代和，漸々速往，微音斷續，有魚入空，春籟食葉，微雪撲窗，般也似却聽清，漸清濁稍濁，弦驟聲還，主人道與索須別弄奇，猴道更既已深，百談驗怪何如。

僉道好々，清話濁說，白談極怪，忽聞風雨驟至，風聲蓬々，雨聲淅々，閉戶聲引，窓聲猴叫，苦權呼驚，一撲地聞得物墜聲，衆音鎮壓，百事頓休。

裏店

八百八街連背坊新道，從衡曲折，並建裏店，五家一軒，十舍一梁，至劇裏店結五十一爲一部，牙房相對，中間通道，謂之路次，一井同汲，數廁同便，區畫地牧糞，一條開溝，流穢慶弔相通，出入共門，一門備白不，真俚歌所謂路次六限例，越西牌上鑰，儒奴工商紛雜，債居炊飯之烟，朝來雲凝，鼓播之聲，晚間雷轟爰。

寫其裏店略示其一偏萬裏店可推矣

日影近午乞鉢僧歸揖鄰尼曰妙閑師歸早尼返揖曰方纔脫鞋今日鉢米何如曰少々々因米價翔踊不唯米少錢亦從少聞葬禮強飯亦無投乞兒可嘆噫矣日聞輿羽北越皆被水患然天下言之蓋十之一猶曷這樣貴曰全係米賈之為非實米少也鄰儒嘗言無三年蓄曰國非其國官置粟倉蓋為此爾粟倉之建今已四十年雖有堯水湯旱府下民庶決不至饑是我貧民所以今日浴賑給人言之十日纔支不知御倉所出日幾何萬鍾人也矣哉

德政開切姦高私漕數萬包於下力事覺下獄令其漕返之其他占穀今亦並見沒嚴哉則止快々堯舜之仁民從之鉅商大賈今皆歸厚彼米此錢莫一人不義眼妙々々人氣時雍天氣從美想知明歲有年逆祝逆祝遇賊綯索都人今食麥吸粥好此小凶使人始悟粟粒之貴追悔昨日之奢漸趣侈靡大平之習貧道葭穎度使都人麥粥之儉用諸平生忽聞間壁有聲歇々々全道僧陋談休為米價雖貴非白兩買一外博々勿為煩々々莫適而非論米價如予世有飢饉我無飢饉有酒則足朝亦既倒九台痛

快痛快米之有魚，我不管，不聞乎芝翫之上方留  
別一場驚天開地，轟轟連中，瞞之。々白金一日千  
兩，千兩千兩，成田不動比之無炎水天宮較  
之莫影入，則啜粥出，則賑之。翫是江戸人所以爲江  
戶人，孰道儉約儉約，楚人遺弓，人拾之，拋千擲萬畢  
竟不之，天地外如汝等，不知世有人，算計口氣，腐儒  
樣動說儉陋々煩々，忽聽路次頭鐸音鏘々，蓋神道  
者流還書牒也。

數牒團負兒抱，揮喧嘩林立，于井邊適見魚商擔  
魚，叫過牒等呼往，叩值商便卸，擔倒尾言，這般老大

一貫錢外一文難減，下牒道食御救米身分，一貫難  
上牙如遇檢飯羅司，奈何以應之，八百則食推論數  
番值定，割血作膾，作炙恰好，小刺叫酒，牒頤命口趁  
早提一樽來，恰好聞得吹角鳴鑼，叫聲錫々，牒等皆  
付兒四錢，遣買於焉乎，環坐相依，大枕仰醇，阿松道  
大屋呼位長曰，那話朝來早出，不知何之，阿梅道聞往戲  
場，阿松娘不識，知平彼向人言，使兒仕某侯家，誕々  
其實某高外妾，且不似候妾，面目那車，哲白藉哲掩  
醜，如使他鰲也，沒三文顏色，然看他自悅，驕慢越度  
非公家落胤也，到底大屋之女大笑々々，松使手言

快痛快米之有魚我不管不聞乎芝翫之上方留

低之聲高恐達梅反目言叱何管其樣毋畏等錢借

居要人屋者我輩所役名主閣長俗名主亦我傭之也彼宜

畏我々々見畏彼松道聞否本鄉婆々卒果免身本鄉元功尚其妻年

七十生男實在天保四年豈不生憎稀有々々千古奇孕桓武以來未

聞想所生兒不鬼則天狗梅道蹴人療病不亦鍛治

坊天狗童乎那童亦怪毒庵老言天狗與人雜居縱

治病殆無人魔之別妖莫甚焉不說不已藥賣唯如

童子脚但如然那天童不獨蹴疾可謂亦踏醫面好

笑阿竹道那典舖老婆不煩高與每遇混堂鼻以應

人此々々五二三六店無表裏何容貴賤要以有我貧

彼生活百錢往四文外捐利也時貸也年中供奉

皆自此方咄何揚氣膺一沸茶俗語那寺社亦然寺者佛若音近兒輩

多謬看人如犬常言治癩癩治癩癩癩癩音近天下然彼藥籠亦

沒有寺社者寺社也藥籠不持俗語是不那輩之謂乎

喧嘩方酬主人擔空籃歸北叫如何早歸夫道今日

造化高一餉賣清贏亦不少因為鄉買鯖出籬苞

放在婦前道一浴歸婦道先操一汲往夫便提軍持

出

間壁二盲人方覺伸一伸曰宮市名何時派曰昨之

今時曰舍々昨夜何如有獲乎曰有々造化大高出

則徑按了。一肩出則又被呼連摩四脚出。即呼其家  
逆旅。五肩六脚偷手略按歸就寢。東方已白。曰予熟  
睡不知汝歸。汝連夕好運其而往。二三年內檢校  
可取。曰舍之。汝辯佞善屈善忍。妙取人意思。如汝必  
檢校豫買祝酒。曰也休。調曰聞汝近多周旋家須勤  
須勤如士。謁權舉不唯善屈且苦人事。我曹比之  
十分利害。我出身全因他人錢。忽聽小婢推戶曰怨  
夕曰奚自。曰自橫坊坡舖火急請貴寮。曰不亦家娘  
苦癢。歎曰不然家丈從場所其家還痼疾。偶動曰諾先  
夫隨。即至宮門曰坡舖誰。曰那日算債商耳。偶篋鼻

孔低昂嗅空。口佳馨々々。誰家命纏炙。又傾耳。曰  
好響。河漏面送來。猛聽得外面剌刺風波人起。盲等  
凋章待走會。一商至。一條兩箇脩。面外面書金山  
寺。曰休駭休走。今日表面酒店始開。肆乃賣索人  
來要錢也耳。  
只見箇々一樣。打扮負箱荷傘。喧雜歸。全一同。揖  
主人。主人道。列位勞矣。又見一手下走還。主道。今日  
牌數幾許。手下蹙眉曰。又從昨減。今番駭駭不復如  
前番。甚沒景氣。作者按也。所誰。師者蓋是原來無  
常產藥也。菓子也。勸物開帳。相時出業。乘變。手這

般高貴都下繁昌亦可見

路次窮處最後一戶有一浪人住焉有隣德孤戶聞  
竈寒酒屬魚高認得不過及此所獨見大屋屢來責  
宿錢今日亦踵伍長自外問先生在乎生曰在請  
入坐伍長上席從容言曰果知所約宿債今日辨  
生曰未矣長少作色而不言有頃曰君不誓乎今日  
決辨今日而未抑何日算得延日延月延至今日今  
日而木地主面前我更難何句我進退亦必噫生  
搔首曰僕實無辭然君子之窮無借令延十年償決  
不欠文曰然豈能然乎所不信者猶有如餒日長曰君餒日

予素照知但奈地主不亦苦乎生默矣此時方覺我又何言乎長沈  
吟有間曰君餒日知者則知世間難通為君籌之魚  
如出仕雖小祿云祿則有力予姻族女子現奉仕君  
舊藩且侍醫某小子舊知豈不好因緣乎此手請援  
飢寒或救君如少屈予亦從宜贊成生少作色曰休  
々厚意可拜奈平生所學外賂內謁死亦難為枉尺  
直尋古賢戒之如見內之疾有欺已三自雖免宿錢  
責一生遺憾萬劫難消人間萬事天々命々不知命  
無以為君子守命樂天此問着多少妙味菜羹飯長而曰  
如君天命我未肯解以予所思言之窮手可下之所

極足可容之地，屈可屈之首，折可折之腰，屈々折々，然而弗成矣。斯之謂命歟？袖手俟命，想不然矣。伯夷、叔齊，我不與也。主亦哂曰：俗論々々，世間如君，槩以爲夷齊魚，用于世大非矣。殊不然，兵下載之下，使頑夫、鯨其有用也不止。一世士不用，則亦若是而已。且如僕繁昌太平之民，就爲夷齊之行，決不至夷齊之餓，勿煩尊慮。且君言僕袖手，丈人不悉，僕亦可爲之。今盡焉不獨，依內謁已聞。今君英明好學，世言明君復出，僕乃前者再上書執事某。韓氏書入不報遂立門枕，跪不報。草本現有便就，机上一抽一草文示。

之曰：是第二書我讀，君聽讀起曰：某頓首再拜謹奉書執事某。左右夫人之思，奮者情也。兵理也。兵賢乎愚乎？孰得不眷戀於此也哉？禽鳥無知其歸，猶尋舊巢人而忘奮，非情也。非理也。則非人也。兵生深山窮谷，而與水石麋鹿居而存者，一日聞都下繁昌興曰：蓋適其來住，數年僅嘗大都會土之風味，便謂故國者陋矣。丈丈開業，弘術出身，頭名舍此何之？不遂定終焉之志也。蓋少矣。然而雖其人既已貴，其家既已富，莫爲而弗成，莫思而弗遂，身體強健，子孫繁滋，氣盈神王乎？然猶弗動一點思奮之情於觸事感物之



際也蓋亦決不能矣况乎其貪且病者情之所然也  
理之所然也且人之求主而避昏就明蓋亦情也兵  
此亦理也兵伊尹負鼎鄒陽肯准理之所然也情之  
所然也鳥猶擇木棲焉人而不擇斯戾理反情非人  
之所為也某亦人也鳥之不如乎安為獨戾理反情  
忘舊就昏之為雖某不似亦飾固陋之心于東西于  
南北未必可言仕難求也然尚不之然尚不于僂三  
十年來不僂之首屈一萬餘日不屈之膝謁之于執  
事之門者區々之情欲就舊與明而不為戾理反情  
之為也前日上書後待命之日之長一刻信為三秋

之思然不令三十日猶未得宜得之命是所以不俟  
宜俟之命也顧執事之意為時猶不可耶今則朝廷  
興廢繼絕將有為之秋豈曰不可而可歟抑猶疑某  
為久耶請自白之某弱冠前放達不羈不擇所交太  
平之世鉅未至劫人掠物可為之惡亦莫不為然一  
且改志勵志以來行願言言願行廿年孜孜如一日  
者鄉曲所知也知識所見也鬼之所睨也天之所鑒  
也又蓋執事所略聞而知也請幸不疑焉若今日而  
不舉萬劫卒莫可起之理矣某則蹈東海之波改恨  
死而已伏冀哀此情察此理蒙一言之薦嗚呼使朝

庭繼絕而共天職某立身而食天祿者實在執事一  
出入息之間也耳是以犯罪忘愚今復敢進此言亦  
惟少垂憐焉惶懼無已曰某既如是猶爲未下手耶  
猶爲未容足耶若是而如此僕於是乎浩然知莫與  
爲草莽期此輩瓢樂道笑而止焉乃去歲者謁先塋  
于故國爲文謝之有祭文我讀君聽長謝曰好好々々  
吾過矣莫讀可也生曰如何然以比證之不可不讀  
不可不聽聽々更恭捧一紙讀下曰不肖某稽首再  
拜奉祭于先考某府君之靈某尚孩君以病歸老于  
本國某以鞠於舅氏之故不得與共從某尚提兵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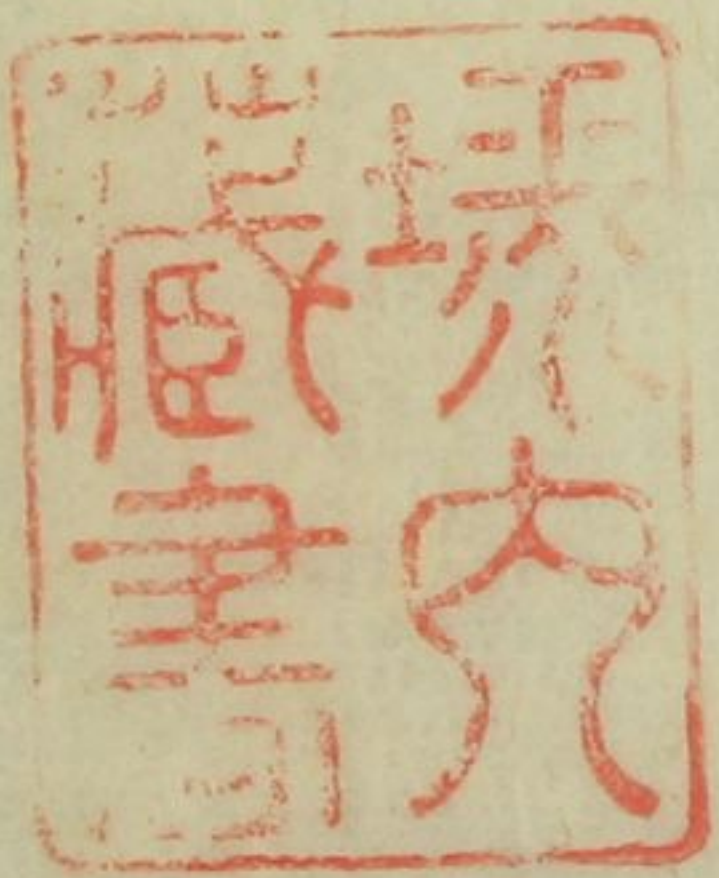
至告凶然千里之路咫尺之童舅氏之私愛星行不  
容生離別卒爲死離別嗚呼哀哉恩情永終某已長  
矣聞之於親戚與知識君氣溫度人克孝于家與人  
交忠其出而仕特辱某廟之知祿位暴崇以職在錢  
穀故奔命四方善交大賈與豪農鞠躬當公家之急  
于官干事不爲無功嗟夫君而有斯不肖之子豈某  
氏之餘福罄乎君躬耶某向量褊淺愚且侗雖好讀  
書道未有所少通不孝于家魚用于世三餘年之  
今獨極一身之窮然其不自量庶幾立身起宗此心  
難死每思之冲々焉聞今君賢世稱復見某公某使

以爲繼絕與廢宜在其初政也去年三月立門抗疏  
恭訴愚衷書入不報命乎時之難逢長又欠又欠言  
後文猶長乎生言僅數句且少勉之曰清朝豈謂有  
人掩明乎觀係吾曹々也耳志雖不成木肖之事畢  
矣果知書錦之榮卒無以慰神之際胸便忍耻於故  
國不敢醜身之龍鍾來祭以此言而清酌是供焉伏  
冀在天之靈釋愾愆愚曰不肖之子猶善守饑寒不  
泰祖先昔纔有不與人子同惟慈是眷翻然十蒼  
穹長坐睡不覺生絕叫拊案曰讀畢兵長瞿然眼明  
曰好々々我過矣適聞間壁樓上僕々爲响靜中有

動遠送機聲生曰那响何長爲不聞曰我耳沒物上  
生曰長成之魚或誤子乎山隣婆家亦多女履烏或  
深夜通門成之哉魚誤子乎大屋之鑿不遠在今年  
故獄木巷俗殊惡東隣西舍奢侈過分書而鱣炙夕  
而河漏乃去歲官粟賑疫或言這般凍不下喉雜精  
炊之至甚舉以換之不世官乎不世天也今日之賑  
咸言始知天恩之大晚矣知之長成哉長率以正之  
孰敢不正若謂未如之何者我亦不肯解以予所忠  
言之窮手可下之所極足可容之地致々死々斃而  
止而猶弗正也斯之謂未奈云乎袖手尺職唯竟宿

賃唯貪博料會々我不與也且如長與名主身錄賤  
職重須少學問苟為人上不解大義亦誤人亦誤也  
如君勸僕內謁即是也昇平文運之盛寒鄉僻地捕  
名主者莫不皆學然江戶則及不然那名字者大概  
薄鬢鈎髮半掛短披幫問耶名主耶殆魚分別表者  
德之符照面知職可不慎乎時見一丁男頰送蕎麥  
直推戶徑措而去長顧曰今朝有新賃人新餘居老例送  
河漏通親生  
色喜壯裏暗謂今晚免飢驟看雪花啞窓風入剝壁  
長出仰天曰祥瑞屢臻去年豐々

變昌記三篇終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488693052